

在竞争中“新闻”迷失了自我

陈 绚

人们为什么要读“新闻”?因为它给人们提供需要的信息,人们为什么相信“新闻”?因为它是真实的。

的确,无论在什么形式的社会、经济体制下,新闻媒介作为信息产业总是处在市场之中,在市场中就会有生存压力,要想生存下去,就要获得利润,其间总免不了竞争。在竞争中如何做?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怎样都不能悖离新闻的根本属性——真实性,如果悖离了这一点,那还叫什么新闻呢?但是,恰恰就有一些新闻媒介在市场竞争中迷失了自我,正在做违背新闻根本性的事情,或者说正在做改变新闻含义的事情。

美联社 1998 年 12 月 7 日电称,据英国《卫报》12 月 5 日报道,调查显示,英国制作的一部有关毒贩从哥伦比亚私运毒品的记录片是捏造的。该部曾获 8 项国内外奖项的记录片,已经在全球多个地方播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事节目“60 分钟”曾经播映了该记录片的片段。

该记录片是由英国制片公司“卡尔顿通讯”为英国独立电视台摄制的。由于《卫报》在 5 月间刊登了一系列评论,对该节目的真实性提出疑问,独立电视台因此设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

调查小组发现,该部名为《联系》的记录片(The Connection)的制片人雇用演员扮演毒贩、虚构交易地点,并且谎称毒贩开辟了一条

从哥伦比亚私运海洛因到英国的新路线。由律师和独立电视台导播组成的调查小组于 12 月 6 日发表了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对该片的不实之处作了清楚而明确的描述,独立电视台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调查报告“清楚表明,该节目在重要的环节上,触犯了独立电视台的节目条例”。

《卫报》说,卡尔顿通讯公司的广播部门主管沃姆斯利将归还该记录片所赢得的 8 项全国和国际奖项。据美联社 1998 年 12 月 8 日电称,《卫报》还引述沃姆斯利的话说:“我们将退回款项给那些购买《联系》记录片的海外广播公司。”(引自《联合早报》1998 年 12 月 8 日)

新闻界人士对此类事件的记忆并不遥远,80 年代初曾发生一个事件,被称之为新闻界的“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一位女记者写了一篇报道,题为“吉米的遭遇”,报道了一个黑人小男孩因生活环境恶劣,七岁就染上毒瘾的事,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轰动。该报道还获得了当年度的普利策奖。后经查证,此报道纯属虚构。

当时的人们对该事件的关心度非常之高,曾引发一场受众对新闻媒介的信任危机。这一事件对新闻界人士的震撼是强烈的,他们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各种形式和在各种场合进行过很多自省的讨论,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审慎地做着工作,希望能抚平受众心灵的创伤。

但是弥合心灵的伤口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受众的心灵变得有抵抗力,受众不再对那些足以让人震惊的假新闻案感到震惊,而是漠然视之,见怪不怪。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会如何?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看法纯属杞人忧天,自贱自危,更有耸人听闻之嫌,但是事实上有一些新闻媒介正在做着这种让受众心灵日久生茧的事。

1998年11月中旬,香港一些大众化报刊刊登了一则新闻,报道一名母亲把两名幼子抛下楼后,自己跳楼自杀。接着,报章对这个不幸家庭中的男主人进行了贴身追踪报道。从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和图片中人们看到:这位丈夫兼父亲不仅全无悲伤,还躺在某地的床上左拥右抱着女人,照片刊登后,这位丧妻丧子后面不改色又外出寻欢的男人拿着香烛,回香港祭拜妻儿时,被突然出现的旁观者打得头破血流。

后来据有关方面揭露,《苹果日报》涉嫌付钱给该当事人,让他去某地会情妇、召妓、唱卡拉OK。更有甚者,连当事人回香港祭拜妻儿的香烛都是该报的人提供的,旁观的忿怒者出来殴打当事人,更是该报导演的一出戏。这是香港几份走大众化路线的报章与两个电视台,为了争销路与收视率而使出的招数。

毕竟香港还有新闻媒介没有糊涂到不知什么才能被称作新闻的地步。《苹果日报》的举动引起香港四个传媒团体强烈反应,他们于11月18日在七份中文报章刊登声明表达不满。香港《东方日报》报道,声明指责此类用金钱编导新闻的做法,指出此种做法损害了新闻从业人员形象及公信力。该份由635名新闻从业人员联合署名的声明指出,陈健康(当事人)事件令他们关注传媒以金钱编导新闻的现象,并对有关现象感到痛心。签名人士也声明会恪守新闻专业操守,公正、客观报道新闻。发起签名运动的四个团体是香港新闻工作者联合会、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和香港记者协会。有关声明刊登在以

下七份中文报刊上,它们是《文汇报》、《大公报》、《明报》、《星岛日报》、《香港商报》、《香港经济日报》和《新报》。

紧接着,香港《苹果日报》史无前例地以封面全版刊登了公开道歉启事。有消息说,《苹果日报》虽然是在大老板从外地回到香港后才拍板决定道歉,但报社管理层也因该事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压力不仅来自公众,也来自其内部的职员。

那么《苹果日报》是因其对一则社会新闻渲染过度而付钱给人制造新闻而真诚道歉,还是如一些传媒界人士所指出的,这只是其另一种宣传伎俩?报纸出版当天光顾过报摊的人都发现,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销量居全港前两名之内的《苹果日报》,再次成了焦点。

香港多位资深新闻工作者在《苹果日报》“道歉”后,都不约而同地在报上撰文指出,该报与其他同属该传媒集团的姐妹刊物,这些年来一向“勇于道歉、永不改过”、“意见接受、一切照旧”,屡次搞到有财有势者诉诸法庭,触犯众怒,再屡次作出道歉,但往往一犯再犯。一名专栏作家还因道歉启事中把一切错误归咎于“为了做好新闻”而感慨万千。受众对此做法也见怪不怪。

当然,也有民间团体出来呼吁市民罢看电视、罢买报纸,结果只有2,300人响应。相对之下,却有几十万人转台与买报纸追看香港版“真人秀”。事实上,登了道歉启事的《苹果日报》都卖光了。

报刊将一位心智显然不太成熟的小人物变成人民公敌、人人喊打。传媒不但疯狂而且病态,但更奇怪的是那么多港人也追看、追读这些“新闻”,很多市民受访时都承认,他们是边骂边看,骂了还是要看。有社会心理学者解释说,在经济低迷、自信心低落的时候,社会需要一个转移日常注意力的泄忿对象,一个让人自觉“我还不算太差”的“人渣”,那位男主角刚好满足了这种需要。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其下一星期的社论中谈到《苹果日报》的道歉启事,大赞读者制裁是监察传媒的理想机制。但事实上,读者并没有制裁《苹果日报》和其他犯了同样毛病的传媒,他们反而趋之若鹜。在一(下转第28页)

只能打不及格,但网络虚拟现实化的趋势已为不少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把网络权当一种媒介,如同现实的空间一样,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媒介独特的技术基础来解释它何以能构建环境。这种独特性即在于它以数字符号(其本身不表达任何意义)并通过对所有符号的表征间接地表达意义,而网络中的一切信息符号反过来又都是基于数字虚拟表征出来的,这种机制并不依赖于其技术形式与存储介质是电子的、光子的还是基因的。这种涵盖一切的表征能力不仅囊括所有传统传媒通常所有的符合如语言、文字图象乃至三维影像,其它人体所能

接受的如气味、触觉等也可一并笑纳。在此基础上它才具备了虚拟表征更复杂的媒介形式、传播方式乃至社会的必要条件,如在“面对面”交流中就可通过“气味接收器吸收气味 分析气味 数字编码 传输 解码 控制气味发生器释放气味”完成其中气味的虚拟传播过程。所以对本身就不完全依赖其技术形式的大众传媒来说,网络不是对手,也不是伙伴,而是一个新的竞争天地,就象新大陆发现后的欧洲各国一样,不是恐惧,也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抢滩登陆、开拓殖民。(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

(上接第24页)项民意调查中,25%香港市民表示不信任传媒,但60%受访者却也表明不会罢看有关报章。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们已经看到有不少媒介被那只看不见的利润之手弄得神魂颠倒,仿佛听到它们的自语:只要你们愿意看,把“新闻传媒”当成什么都可以。在“真实性”大打折扣的同时,客观性这面旗帜是否还在新闻界的阵地上高高飘扬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1998年全球最大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性丑闻案,它已经占据了太多媒介的版面和黄金时间段,我们在此不再详述,这里只提一个调查结果:

美国《纽约杂志》1998年11月中旬报道说,80%的美国人认为,新闻媒介对总统性丑闻案的报道带有偏见,其目的是要扩大报纸发行量。这家杂志在民意调查中发现,71%的受访者认为,高品质的报纸已经堕落到街头小报的水平。在调查中,2/3的受访者说,与克林顿的性丑闻相比,新闻媒介的道德水平更差。报道说,美国人对克林顿性丑闻事件已感到厌

倦,91%的受访者说,他们不想再听到有关这宗性丑闻的事情;77%的受访者说,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太多;大部分受访者说,媒介大肆报道克林顿性丑闻主要动机是增加收视率,扩大发行量。

另外,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说,新闻媒介的报道促使国会作出了对克林顿展开弹劾调查的决定。

如果失去了真实性,当然也就不会有客观性。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夸大其词的热点追踪,捕风捉影的热门访谈,乃至自导自演的新闻纪录片和人物报道,连篇累牍的总统风流案,……有理智的人可能都会认为这简直就像在开玩笑,的确如此,但这个玩笑开得很大。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中,新闻从业人员已经变得恍惚起来,不知道自己是谁,该做什么和应当怎样做。这真是一件大为可悲的事情。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